

蜀山劍俠

還珠樓主著

武俠
長篇

蜀山劍俠傳

第三十三集

還珠樓主著

第一回 雙脫重圍無心鑄錯 獨尋良友巧意尋真

上集寫到，李英瓊，周輕雲，爲救趙燕兒，乘着衛仙客，金龜仙子辛凌霄夫妻，同了銀泥島主東方皓，天煞真人沙亮，紫清玉女沙紅燕，兄妹等五人，仗着天蟬葉隱身，分作兩處，暗中侵入幻波池，意欲盜奪池底，聖姑藏珍，妖尸正在應付強敵，無力兼顧的空隙，隱了身形，外用法寶護身，紫青雙劍，合璧飛行，暗中飛入東洞，這時，衛辛等，一行五人，已被妖尸，運用聖姑，古洞中遺設的，禁制埋伏困住，正以東方乙木真氣，化生出五遁妙用，想將五人，置諸死地，英瓊，輕雲，恰已飛抵木宮重地，禁閣之外，因見左右青紫二壁，所畫圓圈，隱隱起伏波動，覺出有異，不知衛辛等五人，被困在內，英瓊正以全力，向外衝逃，爲木遁所困，脫身不得，無意之中，誤用開府新得的，聖姑所贈，破木遁的異寶，太乙玄戈，將木宮門戶攻開，一片青霧騰湧中，衛辛等五人，竟自衝逃出來，二人隱身法，出自本門真傳，極爲神妙，妖尸玉娘子崔盈，急切間，本不易破識，誰知紫清玉女沙紅燕，見乙木禁制，忽然被人，用法寶攻開，知道來的，決非同黨，心疑是峨眉派門下，一時私心忿妬，頓忘解圍之法，出時，暗用丁南公所煉，專破隱形的異寶，青乙鏡，向二人照了一照，致將隱形法破去了些，被妖尸看出

破綻，一面窮追五敵，一面暗中，運用禁法，命一妖黨，代爲主持，欲將二人絆住，以備少時一網打淨，周李二人先未覺查，後來辛凌霄，妄欲巧使二人，爲他出力脫困，方始省悟，當時，用飛劍法寶，殺死妖道，知道衛辛等人，不懷好意，又急於要救燕兒出險，也沒照辛凌霄，所說行事，竟由乙木甬道，乘虛衝入，事有湊巧，女神嬰易靜，上官紅，師徒二人，恰在此時，回轉依還嶺，照着乃父易周，所示先機，直入幻波池，破了兩處遁法，易靜遣走上官紅，獨自穿過東洞木宮，深入北洞下層，波池發源之所的，水宮重地，二人在乙木甬道外面，受妖尸妖黨愚弄，這一耽延，易靜後來的人，反到走在前面，那乙木禁制，已被破去不少，減了許多威力，周李二人，又有紫青雙劍，牟尼珠等，至寶護身，一點阻礙未遇，容易易，趕到北洞下層，聖姑恰在此時顯靈現身，默示玄機，同時，易靜也在池底看見，出聲相見，匆匆略談經過，得知燕兒，難猶未滿，此時還難脫身，易靜又要乘着，燕兒被困，自己在旁護持的，這幾日機會，尋到聖姑，昔年潛藏的總圖，以爲日後，除妖清洞，一舉成功之用，大約尚有六七日，燕兒方能出險，英瓊心熱，故交情重，還想把燕兒，先救出去，留易靜一人，在池中參悟總圖，以防有失，退出時，向易靜，再四力請，多說了幾句話，這一耽延，又生出別的枝節，二人剛飛到水洞出口，便聽洞壁之內，隱隱傳來異聲，誤疑妖尸警覺，行法追來，恐迎頭撞上，知道利害，不敢造次，隱伏在側，欲待妖尸到後，再行相機遁走，晃眼之間，來人化爲兩點星光，由壁間出現，飛馳於洞頂泉脈水光之中，半響才行衝破泉脈，

現身飛墮，內中一個，豹頭環眼，貌相醜異的，胖矮道人，一個便是對頭沙紅燕，看那行逕，是爲毀滅水宮，樞紐重地而來，和沙紅燕說了沒有幾句話，青光一閃，立即飛入水底，英瓊輕雲，看出對方，法術頗高，知道那根銀練，乃水宮埋伏樞紐，上次初入幻波池，英瓊在水裏，祇略拉得一拉，便生巨變，埋伏一齊發動，幾遭不測，如若斷去，燕兒必死無疑，雖有易靜暗伏水內，到底可慮，正在犯愁，想不到矮子性情凶暴，說下就下，如此迅速，自來事不關心，關心則亂，見狀大驚，一時情急之下，百無顧忌，忙縱遁光，同往方塘之上飛去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二人剛剛飛到，矮子已帶了那根銀練，飛上岸來，上面還附有一個，奄奄待斃的少年，正是燕兒，塘中立時雷鳴風吼，波濤洶湧，震撼全洞，似有巨變將臨之象，二人也不想，那銀練，乃全棄宮的命脈樞機，第一件利害法物，玄陰癸水遁法，何等威力，稍差一點的，道術之士，少爲沾上，便即陷身，就是道高的人，道心堅定靈明，持有防身法寶飛劍入水，尙覺艱險異常，不敢分毫大意，矮子縱精水道，適才穿行洞頂源脈，脫出時，何等艱難，主客道力相差，已見一班，此時如何這等容易出入，取那水宮法物，直似探囊取物一般，并且燕兒，是在易靜寶光護持之下，燕兒被人帶出水面，竟會毫無動靜，焉有是理，也是爲時太驟，關心過切，一見燕兒出水，越發情急，既不暇尋思，和查看沙紅燕的神色，以及四外情勢，也未現身發話，又都覺出矮子，是個勁敵，爲恐下手太快，不及阻止，兩下不約而同，竟把雙劍合一，疾逾電掣，朝那矮子捲去，旁立沙紅燕，先見矮子，驟然入水，不及阻

止，情知發難在即，吉凶莫測，方自小心戒備，猛瞥見矮子，已經得手飛出，水中禁法利害，一經入網，稍爲疎忽，神智便即顛倒，蹄涔滄海，瞬息百年，往往入魔爲幻，況又加上易靜，那麼一個內行強敵，伏在下面，這一會功夫，已先悟澈水宮玄機，能夠如意運用，那水遁有人主持，比起平常，利害百倍，那有不上當的道理，在上面的人，看矮子出入方塘，固祇瞬息之間，矮子却覺在水裏，停了不少時，并還連遇險阻，費了好大心力，才將禁法破去一些，取了法物，衝將出來，沙紅燕前身，原是兀南公的寵姬，法力頗高，兩世苦修，與矮子各有專長，功力本不在下，見狀覺着奇怪，出於意料，猛覺劍氣森森，異常勁急，由斜刺裏刺來，心方一驚，那矮子也是該有此劫，一向自恃法力高強，玄功變化，多利害的法寶飛劍，均難加害，萬想不到，會遇見這兩口，得有峨嵋真傳的，紫郢，青索，雙劍合璧，冷不防，突然飛到，百忙中，一覺有人暗算，還在妄想，用他擅長的，身外化身，戲侮敵人，就勢還手，給他一點苦吃，不料法術無功，身子迎將上去，竟變假爲真，方覺不妙，已自無及，一聲怒吼過處，當時絞成兩段，尸橫就地，這時沙紅燕已將寶鏡取出，照見敵人，正是初來所遇二女，不禁急怒交加，怒喝一聲，便即飛起，避開來勢，便要施爲，報仇雪恨，英瓊輕雲，殺了矮子，才想起易靜，沒有動靜，又見銀鍊，帶了燕兒，忽同沉入水底，方自驚疑，待向水中觀看，猛聽易靜，傳聲疾呼，妖尸已來，燕弟無恙，再不速退，就無及了，語聲疾促，似甚吃力，二人方悟出那是易靜作用，猛瞥見沙紅燕，已然飛出老遠，一手揚着，初遇時所見鏡

光，另一手握着一件，三角形的法寶，往看真，忽然面前一暗，全洞風雷暴作，光自適才東甬道小門一面，急湧過來，同時華，湧着妖尸，披髮赤足，背插三面妖旛，手托着一個，毫光四射，酒杯大小的黑色，凶芒閃閃，面帶猶笑，停在小門前面，張口舊，沉黑如漆，妖尸以外，一片濃霧氤氳，上下四外，一齊震撼，平空現出無數水柱，有大片，灰白影子罩落，因太黑暗，雖是靜傳聲示警，甚是急迫，未敢停留，立時飛躍注在他一人身上，倏倏滅却好些危害，就這樣，發水威力，如此利害，祇退時看了一眼，去，那知禁法發動，如響斯應，神速無比，二心中發虛，不知有無變化移轉，那麼快的峨嵋無數白影，已自出現，挾着無邊壓力，由前左右又正下壓，形勢甚是險惡，二人以前來此，曾經聖姑仙法，爲妖尸利用，不比尋常，也未免有些

前衝，當頭遇到兩根，自相撞來的白影，兩下才身上立似有無數迅雷打到，雖仗身劍合一，不曾晃，那兩根白影，也被飛劍衝散，果是兩根大水類，五遁禁制，生生不已，隨滅隨生，威力越門惟一至寶，自身功力，恐還不濟，初次接觸再被妖尸追來，或再加上別的花樣，更是不了一面忙取法寶備用，暗中祝告聖姑，乞賜默佑耳聽全洞，俱是癸水神雷暴發，直似萬千天鼓艱險，依舊奮力前衝，並未少停，滿擬四面輕雲，心念才動，已到上次，易李二人，所神雷，聲勢雖烈，並未再見，一面英瓊牟尼光照處，看得畢真，二人喜出望外，這牟尼出青紫合璧的，一道長虹，在祥輝籠罩之下無邊阻力，立即消失，身上爲之一輕，面甬道，暫離險境，前途難料，不暇喘息，現出三條甬路，上中下三層，斜行分列的小石門，左黑右紅，堅潤如玉，閃閃生

來去匆促，記憶不真，這時，回憶前情，覺着上次來時，雖也有此兩門，但是左右門色，與此相反，甬道也祇有斜行向上的一條，那是繞往北洞上層的祕徑，老父曾說，未來妖窟，不令前往，當時誤拉方塘水鍊，已將埋伏引發，急於出險，也顧不得，記得入時行逕，與此甬道相背，老父催速，不曾回顧，並未看見，同時雖然發現，因相隔出口盡頭之處，尙有里許，甬道灣環，急於出去，無心細查，好似無此岐路，尤可怪是，盡頭黑色小門，記准是在右壁，回進之處，左壁紅門，突出在前，還有半里，如何前後左右，和門色，一齊變作相反，心中好生奇怪，同時又想起，黑門前面，地較狹小，無此寬大，此門大小凸形却是不差，匆匆和輕雲一說，俱覺癸水門戶，應是黑色，洞中五遁，雖多變化，據以往經歷，門戶顏色，從未變過，尤其這門一出去，便是一條極仄門道，寬祇尺許，再前不遠，照着師父道書上的，開門之法，略一施爲，那外洞方門柱，立自縮入夾壁，兩下合筭，現出小門，飛將出去，便是外洞，其總相隔沒有多遠，就便遇阻，或仗法寶飛劍之力，破壁飛出，或再縮退回來，另走左門，難得妖尸，遇上勁敵，不會追來，別的妖黨，遇上也不妨事，何不姑試一下，那知英瓊途徑，未全記下，祇知盡頭黑門在右，是個突出之形，與此略異，甬道祇有斜行向上的一條，並無岐路，竟忘了上次，出入匆促，入時一直向前，未暇回顧所行甬道居中，上下兩條岐路，均在身後，不曾發現，出時埋伏引發，後有仙法追襲，逃遁過速，甬道黑暗異常，祇憑劍光映照，一而默憶來路，居間飛馳，這兩條岐路又復錯過，以致來去均未發現，現在向北洞

退出之時，隱身法已被沙紅燕，寶鏡照破，顯露出些形迹，祇爲妖尸，發覺北洞有警，趕來稍遲了一步，又認定峨眉諸女弟子，眼前雖極可慮，但祇把這短短一二十天，光陰度過，一離此洞，便可鴻飛，更無他慮，自己又不想要這洞府，至少連藏珍遺寶，一齊捨去，對方洞寶兩得，已如心願，憑自己的法力，加上同黨相助，並代替死，不過惡氣難消，料無不能脫身之望，何況這些初出茅廬的，後起人物，祇憑着一些，飛劍法寶，祇不另生枝節，多添能手，還未必便把上風佔去，這沙紅燕，却是來頭太大，十分難惹，此時如不除去，異日脫困出去，也有無窮後患，一副全神貫注沙紅燕，又以爲埋伏已發，周李二人，宛如魚遊釜中，決逃不脫，就不爲玄陰癸水神雷，震成粉碎，形消神滅，等自己殺了強敵大敵，再行擒他，也必手到成功，却未料到，上次二女來時，自己元神，尚未復體，北洞水宮要地，不能擅入，不知對方，曾經來過，不特識得出入門戶，並還有聖姑暗助，和法寶飛劍的，威力妙用，一面沙紅燕，也恨他入骨，加上天性深刻乖僻，覺出此次，同伴慘亡，追原禍始，全由妖尸而起，又和妖尸，一般心思，料定二人，無法遁走，見水雷利害，一面抵禦，一面以全力還攻，聲勢也頗利害，周李二人，退得又快，容到妖尸，應敵施爲，百忙中，瞥見水雷，爲二人所破，心雖一動，無奈沙紅燕，法力高強，自己欲以全力，發揮水道威力，想制強敵死命，不暇兼顧，終想出口決找不到，更不會上穿數百丈堅石，破壁飛去，心仍拿穩，打算先困制住了，眼前強敵，佔到上風，另下毒手，就這樣，略緩瞬息之間，猛又瞥見佛光升處，出口門戶忽

現，敵人已飛身穿出，當時急怒交加，真非小可，偏生遇上一個，硬對頭的沙紅燕，因爲全神全力，對付妖尸，四外水雷橫飛，烟光迷漫，祇顧對敵，并未發見二人遁走，所用術法寶，終是利害，又有易靜，伏身水底，欲收漁人之利，照着新悟得的，五遁禁制，暗使狡猾，操縱癸水之禁，沙紅燕一有施爲，便乘機操縱，作爲敵人，法力高強，使那水遁威力，忽強忽弱，妖尸見此情勢，驚急交加，那敢稍爲分心，再追逃人，迫於無奈，祇得發出警號，傳令南洞，應敵諸同黨，留意戒備，速分能手，去把北洞甬道把住，遇敵無須求勝，祇把人絆住，等自己去了，再作計較，始終無暇分身，二女見北洞甬道，甚是安靜，以爲可以照路走出，少了顧慮，一見小門正對，不知地頭還未走到，此時南洞諸妖人，照着妖尸，行時意旨行事，見神火無功，僅祇將人困住，不能成擒，想把衛仙客等四人，引往北洞下層，水宮重地，用金水之禁，一舉除去，特意變化地形，放開一路，此乃誘使入網的生死二門，那真正盡頭處的，出口小門，還在前面，須由當中甬道，照直前飛，約有三里，始能到達，雖然門外，已有妖黨堵截，但絕不是二人，雙劍之敵，這一疎忽，把路走錯，却引出許多事來，二人略爲計議，便用師傅，啓門靈符，如法施爲，朝那左壁上黑門，連劃了幾下，一口真氣噴去，把手一指，一聲輕雷過處，小門立開，二人都是心急出險，立縱遁光飛入，飛了一陣，英瓊見那道路甚寬，壁上時畫有烈焰之形，越往前，越覺不對，方喚輕雲止住商計，別尋途徑，忽聽烈火風雷之聲，心疑妖尸邪法，抬頭一看，前面拐角，飛來四道，青白光華，後而緊緊帶着

，一片烈焰，似潮水一般，急湧而來，沿途上下灣環甚多，拐角相隔甚近，先來警覺，突然出現，料定是妖黨，發動火遁，迎頭堵截，兩下來去之勢都快，退避無及，一下撞了個迎頭，英瓊性急，做夢也沒想到，人會來是衛仙客一行，二人因爲一路平順，先又行法開門，劍光恰在此時分開，英瓊領路當先，大喝妹妹，快上前，與我一齊，殺了這幾個妖黨再說，聲到劍到，話未說完，連人帶劍，已往那四道光華中射去，紫虹如電，當頭一道白光，首先相遇，來人正在覓路飛遁之際，猛瞥見前面，青紫兩道劍光，啣尾相聯，在一團佛光，籠罩之下，迎面急馳而至，未及出聲答話，兩下業已撞上，緊隨英瓊身後的輕雲，乍見之下，也誤認來的，是妖人黨羽，再定睛一看，內中祇有一道青光，微帶邪氣，剛看明來人貌相，忙喝瓊妹且慢，不是妖黨，話未說完，一聲厲嘯，當頭一人，已自負了重傷，白光也被紫光絞爲兩斷，猶幸那人，是個能手，同伴法力，也頗高強，一見變生倉卒，立即上前救護，同時，英瓊也認出這四人，正是衛仙客夫妻，和兩同黨，雖然雙方，也有嫌怨，終覺不應如此，繼一轉念，對方恩將仇報，也實該受此報，偏生受傷的人，是個長髯道者，素昧平生，已然誤傷，那也無法，正想對方，一反臉責難，率性以錯就錯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雙方相對時，後面火潮，本將湧到，辛凌霄因見後有烈火，前有強敵，既要救護受傷同伴，又要禦火，百忙中，咬破舌尖，向後噴去，一片紅光飛出，才將烈火阻住，略一緩勢，又湧了上來，勢更較前猛烈，英瓊正僵得想不起好主意，見火湧到，立即乘機上前，把聖姑所賜，抵禦丙火的法寶，先天水

母坎金丸，發將出去，揚手祇是酒杯大小，一丸精芒電射的金光，一經近火，立生妙用，化爲數十百丈大小，一片烏光玄霧，那怒潮飛湧一般的烈焰，立被阻住，不得上前，衆人身上，也立轉清涼，先前炎熱烤炙之勢，一體冰消，英瓊素來不善辭令，又以適才飛劍，雖是誤傷，但對方視己，也無異仇敵，不甘輸口陪話，當轉身施爲之際，本就防到，衛仙客等人，不肯干休，一面用法寶，抵禦烈焰，一面暗中戒備，偷覷四人神色，心想衛氏夫妻，雖然昧良，終是正教出身，無什惡行，誤傷之事，實出意外，並非成心，如肯相諒，一同對付妖尸，再好沒有，否則反正成仇，祇好和妖尸一體，當作仇敵看待，事後再作計較了，他這裏心念才動，衛仙客瞥見同黨，忽爲英瓊飛劍，斷去一臂，不禁勃然大怒，一面搶前救護，方欲喝罵還手，英瓊業已發覺，錯下了手，由身側飛越上前，與辛凌霄，相繼抵禦後面火攻，那受傷道者，正是衛仙客，舊日同門師兄，銀泥島主東方皓，雖被斷去一臂，如非玄功奧妙，應變神速，命也不保，但他爲人，機智非常，初念自是恨極，待以全力，與仇敵拚個死活，轉眼之間，便看出來人，是無心鑄錯，又認明長眉真人，昔年煉魔鎮山之寶，紫青雙劍，忽同在此出現，知道利害，敵人有此雙劍合璧，決難傷他分毫，一行四人，正當勢窮力竭，受盡危害，難於脫身之際，無端得此生力軍，又非有心爲仇，與其作那徒樹強敵，決難如願的，無益之舉，何不就勢利用，仗以出險，日後再打復仇主義，豈不高明得多，念頭一轉，瞥見同伴天煞真人沙亮，已運玄功，化作一縷青烟，由敵人身側，將自己在百忙中，用作替身的，一條斷

臂，搶到手內，那劍傷自己的仇敵，也飛越到了身後，剩下一個，青衣少女，喊了一聲，未將同伴止住，便身劍合一，停在左近，目注自己一行，似在待機而作，也不發話，也不動手，衛仙客夫妻，本在最後，見已受傷，立同搶將上來，因後追烈火勢大，更有新出手的，兩個利害妖黨，一行適已吃虧，好容易，冒險負傷，合力攻開一條出路，逃來此地，不料又將埋伏觸發，遙聽二妖黨，已自喝罵追來，驚弓之鳥，迫於無奈，又分出一人，斷後禦火，祇剩衛仙客一人，槍飛上來，先用劍光法寶，將自己護住，驚急憤怒之下，已氣得滿面鐵青，咬牙切齒，目射凶光，知他同仇敵愾，就要出手報復，忙使一眼色，喝道，衛賢弟，來人也是受了妖尸之愚，無心之失，我們莫認錯了，一言甫畢，天煞真人沙亮，人更陰險，詭詐百出，冒險搶那同伴斷臂，並非全是爲友情長，恐其少時，爲烈火焚化，無法接續，因而殘廢，乃是另有深謀，因他煉就一種，極陰毒的邪法，覺着當時，前後皆是強敵，除了拚捨原身，至少也須捨却一段肢體，行那邪法，始有脫險之望，適在南洞水宮，陷入重圍之際，便曾想到，無如自私之心太重，心想此次，受妹誘勸，爲人出力，滿擬分潤兩件，奇珍異寶，和毒龍丸等，修道人用的聖藥，誰知所謀未遂，反傷折了兩件，心愛法寶，一行枉具神通，妖尸持有聖姑，原設禁制埋伏，一毫也奈何他不得，就此脫出，都太失算，如何還捨自殘肢體，如令同伴自捨，以供己用，一則，法由己施，不好意思，向同伴說，二則，聖姑五遁禁制，神妙無方，是否有效，也還不敢一定拿穩，萬一不行，更是貽笑，祇得權且隱忍，真被迫到，危

機一髮，再擇一人，出其不意，突然下手借用，如同脫險，自有話說，否則自身，總可保住，日後再作打算，不過衛仙客幸凌霄，與乃妹交好，又是夫妻二人，傷一個，便是兩個，並且崑崙派，同道中的能手頗多，稍一失措，立樹下好些強敵，算來祇有東方皓，自離崑崙以後，自覺無顏，孤身一人，僻居遼海，獨自修煉，不與外人交往，其勢最孤，傷了他，無什大後患，主意打定，一直就注意，在他身上，適才見他，獨自向前開路，剛過甬道拐角，便有一道，紫電飛來，知難躲避，趕急戒備時，人已運用玄功，拚捨一臂，保了活命，遁退回來，現成法物，再好沒有，又自恃玄功奧妙，竟化青烟上前，將斷臂拾起，初意後有妖黨急追，到處遇伏，無不險惡異常，對面偏又來了這等勁敵，本想與新來二敵，略爲交手，稍見不利，立即下手，用斷臂行法，外役丁甲，內驅諸般神魔，並發自煉神煞陰雷，拚耗一點元氣，裂山破石而出，及見來人，一個停立未動，并還出聲喝止，另一個，傷人以後，不與一行四人對敵，反到越向身後，相助辛凌霄禦火，這兩人的，一紫一青，兩道劍光，已是從來未見之奇，頭上又有佛家祥光照護，那利害的丙宮真火，竟吃一粒小金丸，所化玄霧阻住，大有受剋之勢，不禁大爲驚奇，又看出來人，便是入洞不久，由東洞退出時，所見峨眉二女弟子，與衛氏夫妻，雙方結怨，前聽妹子紅燕說過，對方原無惡意，實是衛仙客夫妻，量小心人所致，自己兄妹，爲想坐收漁人之利，加以慫恿，未曾勸阻，看此情勢，分明誤傷，祇是而嫩，又有以前過節，不肯陪話而已，久聞峨眉，新收男女弟子，頗多異材，果非虛語，即以二女而論

，適才木宮被困，原也是他攻破，後被妖尸，倒轉門戶，誘入火宮以後，辛凌霄兩三次傳聲，誘爲己用，均未管理，嗣見妖尸憤怒，連向同黨斥罵，暴跳非常，好似二女，已然攻入重地，因與一行苦鬥，脫身不得之狀，辛凌霄屢用言語激動妖尸，當時雖未離開，神情似更憂急，妖尸去後，滿擬二女，必遭毒手，那知竟由東北二洞要地，從容到此，不特人未受傷，身後也未見妖黨追趕，所用法寶飛劍，無不具有極上威力妙用，既非有意爲仇，今正需人相助，合力出險，如與爲敵，豈非至愚，見衛仙客神色不善，方想點醒，東方皓已先開口，隨插口道，東方道友，玄功奧妙，雖受誤傷，少時即可復原，五遁禁制中樞，是在水宮，此宮不破，多大法力，也是徒勞，最好先離此地，想好破法除妖之策，再來不遲，據我觀查，妖尸分明又使故智，倒轉火宮，誘我去入水宮埋伏，這裏當離水宮不遠，這二位道友，適由木宮進攻，今忽至此，想由北洞水宮轉來，如我料得不差，由此破洞出去，就不難了，東方皓立即乘機附和，衛仙客聞言，雖被提醒，無如大難不久將臨，仍在固執成見，恥於轉口，輕雲知道峨眉與崑崙，原有淵源，但盼不與結仇最好，一聽話因，頗有事急求合之意，正如所願，立即接口，笑答道，愚姊妹果由北洞攻出，已將近把甬道走完，因聞風火之聲，一時好事，尋聲窺探，剛進門不遠，便見四位逆長飛來，倉卒之間，誤認是妖尸妖黨，發動火遁追來，李師妹見來勢猛烈，未免心急了些，致有此失，愧疚萬分，此時，也無暇多談，如蒙鑒諒，且先合力，攻出洞去，再說如何，東方皓和沙亮，剛覺得同仇敵愾，自應如此，忽見前面，烏光

玄霧晃漾中，一聲斷喝，飛來兩個，通體烟光環繞，赤身露體的，男女妖人，才一對面，手各一揚，首先飛出，兩團火焰紅霧，脫手展開暴漲，潮湧一般，朝衆人身前飛來，還未近身，便覺血腥奇穢之氣，刺鼻難耐，東方皓大怒，喝道，無恥妖孽，豬狗不如，憑着一點穢血餘腥，也敢猖狂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話才出口，獨手一揚，一片玄霧，夾着數十點，酒杯大小，晶瑩奇亮的，青色精光，當先飛起，迎着火焰，祇一裹，那數十點青光，便紛紛爆裂開來，聲甚清脆，不似雷聲猛烈，每有一點爆散，便化爲百千青色光芒，雨箭一般，四下飛射，光却強烈，那火焰紅霧，立即燃燒，化爲暗赤色的濃烟，四下飛散，東方皓手再一指，外面那片玄霧，立即將他，包沒在內，女妖人披髮赤身，一絲未掛，身白如玉，粉膩酥搓，生相妖豔已極，雖在對敵，仍是媚眼流波，巧笑盈盈，見妖法破去，也未發急，一聲媚笑，喜孜孜，望着東方皓，和衛仙客，沙亮三人，口誦邪咒，待要施爲，那男妖人身後，指着一個大黑葫蘆，生相却極醜怪，膚作紫黑，身材高大，狼面鷹目，領繞虬鬚，身上青筋怒凸，宛若蜷曲，胸前一簇黑毛，直達下部，臂腿等處，也是長而黑硬的汗毛，手足十分粗大，神態凶野，望去直似一個怪毛人，見狀却是大怒，振起毛臂，往上一揚，身後大葫蘆中，便有無數極亮的，箭形黑光飛出，同時，女妖人櫻口一張，一股溫香起處，飛出一片粉紅色的香霧，雙方恰是一併發動，當妖人火焰，初破未破時，天煞真人沙亮，已然警覺，危機密佈，就要發作，又認出男女二妖人的來歷，知道再不脫身，就與周李二人合力，恐也艱難，眼前兩起人，自己

這一起，先前幾乎上當，被妖尸誘入重圍，此時雖已識破機關，但是法寶威力不如那雙劍一珠，一起雖得峨眉劍術真傳，劍寶威力，並極神奇，但又看去，年青識淺，未必深悉洞中禁制玄妙，和門戶的向背，如在平日，這兩個女子，一樣也是敵人，自然容他不得，當此危急之際，却是不然，一則，二女並無爲仇之意，先前誤傷東方皓，實出無知，如同脫困出去，至多分道揚鑣，各行其是，縱然全是想奪池中藏珍，也是各憑法力，捷足先登，祇有自己這面，暗算對方，決不致於一出困，便即反戈相向，二則，二女有此雙劍一珠，脫困既較容易，就算誤進爲退，深陷重圍，仗以防身，決保無害，自己這一起人，除了昧良負義，施展毒法，拚送一個同黨，祇顧自己一人脫身，或可辦到而外，想全數逃走，多半無望，爲今之計，祇有權且化除私見，兩下合力，速即遁走，才可彼此保全，就是這樣，遲了仍恐無及，念頭一轉，立用傳音之法，向衆說道，這兩無恥妖人，定是昔年赤身教下，犯規被逐的，兩個孽徒，雖然不堪我們一擊，但是後面火遁，被我們一擋，立即退去，未生變化，二妖人忽來，興妖作怪，看似攔阻去路，實是妖尸誘敵詭謀，此時門戶，必已倒轉，妖孽邪法無功，必要詐敗，我們稍爲一追，便入重圍，你聽上下兩面，風雷之聲已起，發動必快，我們不可再衝過去一步，就在此地，除這兩個無恥妖孽，表面相持，暗中準備，妖尸性暴，不耐持久，必先發難，祇稍現跡象，便可料出，門戶向背，我一說走，便請峨眉二位道友，與我一起，仗他雙劍一珠，和我法力當先開路，東方道友，與衛道友梁孟緊隨斷後，定必衝出無疑，祇是說走